

别怕

，每晚一个 练胆惊悚故事

紧张、刺激，让你欲罢不能 诡异、惊悚，让你汗毛倒竖

(美) 斯蒂芬·金等◎著 张丽君◎编译

最具心灵震撼力的惊悚故事，让恐怖慢慢渗进你的每一个毛孔
感受不一样的惊险阅读刺激，体验一种超乎想象的极度冒险

中国华侨出版社

汇集顶级恐怖小说大师，打造惊悚饕餮盛宴

别怕，每晚一个练胆 惊悚故事

（美）斯蒂芬·金等 著

张丽君 编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别怕, 每晚一个练胆惊悚故事 / (美) 金 (King, S.) 等著; 张丽君编译.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113-3333-9

I. ①别… II. ①金…②张…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043960号

别怕, 每晚一个练胆惊悚故事

作 者: (美) 斯蒂芬·金等

编 译: 张丽君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茂 素

封面设计: 异一设计

版式设计: 凌 云

文字编辑: 黎 娜

美术编辑: 潘 松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32 字数: 501千字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3333-9

定 价: 29.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58815875 传 真: (010) 58815857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言

一个个神秘莫测的可怕传闻，一个个来自地狱的亡魂，一个个震撼心灵的悬疑，一个个难以索解的谜团……惊悚故事是一束冰凉的光线，在不可知的空间里射穿恐怖的外衣。它们以惊动魂魄的力量，挑战着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以神秘莫测的魔力，俘虏着人们的好奇心，让人们恐怖着，并快乐着。

如果你看腻了那些虚假至极的鬼故事，看烦了那些夸张离奇的魔幻传奇，那么恭喜你，你挑到了一本超级写实，可以让你震惊到不敢闭眼、汗毛倒竖的惊悚之作！

本书精选 50 余个最好看、最诡异、最恐怖的惊悚故事，分为“墓地笔记”、“今夜有鬼”、“凶宅诅咒”、“魅影情杀”、“死亡噩梦”、“离奇谋杀”、“神秘失踪”、“局中局”等部分，囊括了世界恐怖小说大师的经典力作。来自地狱的恶灵、被命运追逐的主角、卑鄙猥琐的杀人者……一个个故事仿佛一首首充满了跳音的小提琴曲，处处出人意料，但一切又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除了悬疑的主旋律、惊悚的点缀，还暗含了对人性的剖析——真相，隐藏在死亡深处，但那也许并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恐怖小说大师们魔鬼般的手指轻轻一拨便将我们带入战栗的深渊，感受不一样的惊险阅读刺激，体验一种超乎想象的极度冒险。

翻开任何一篇，都好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令人揪心的恐惧就会扑面而来。险象环生、谜团迭起的宏大故事场面，一浪高过一浪的悬念，细致入微的描写，共同勾勒出一个亦真亦幻的惊悚世界，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令人在紧张刺激的气氛中，随着情节变化起伏而惊心动魄，忍不住战栗、惊叫。令人称绝的文字流淌着震撼人心的魅力和热血沸腾的魔力，撩拨着我们的每一根神经，其诡异的吸引力让人难以抗拒。它

一直深入我们的灵魂，吞噬我们的精神，给我们的脑海留下火辣辣的烙印，以致掩卷之后，只要一想起，当初感受到的那种心灵紧缩、脊背发凉的恐怖感就会再现。

楼道、电梯、教室、下水道、洗手间、办公室、地铁、公车……稀松平常的日常所在，却隐藏着一个个令人超级胆寒的世界，处处可能上演鬼魅迷局。谁能逃过冥冥中早已设定好的死亡循环？谁能揪出自己内心不断滋长的黑暗？令人胆寒的恐怖事件每天都在发生！今夜，你还能安然入睡吗？

紧张只是基本气氛，“毛骨悚然”也无法表达本书的惊恐指数。可怕的鬼怪灵异、灵魂鬼魅甚或不死的怪异生命等，给你无法抗拒的诱惑，让你越恐怖越上瘾！每晚一个惊悚故事，让恐怖慢慢渗进你的每一个毛孔，在一发不可收的阅读快感中感受心跳加速。

比侦探故事更引人入胜，比推理故事更扑朔迷离，比悬疑故事更真实恐怖，阅读本书是一场勇敢者的游戏，黑暗尽头有可能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狱！别出声，如果你有胆量，就赶快翻开这本书，一起来享受让血液倒流却不忍释卷的阅读快感吧。但阅读时请务必当心！切记！你一定要在人群里阅读，否则会掉入恐惧的旋涡无法自拔！但请不要轻易翻开此书，除非你已做好心理准备！胆小者勿看！



目 录

墓地笔记

消失的教堂执事 / 【英】狄更斯	2
守墓人 / 【美】M.R. 詹姆斯	8
墓地祈祷声 / 【美】格特鲁德·阿瑟顿	11
父亲的葬礼 / 【美】安布罗斯·比耶尔斯	22
葬送木乃伊 / 【法】赫伦	28

今夜有鬼

奇怪的男人 / 【美】A. 乔布斯	40
神秘楼 / 【美】休·B. 凯夫	45
幽灵之影 / 【英】汤姆·胡德	52
裸首画像 / 【日】片冈铁斌	65
道林·格雷的画像 / 【英】奥斯卡·王尔德	76
与画中人同行 / 【日】江戸川乱步	90
逗子物语 / 【日】橘外男	102

凶宅诅咒

女房东 / 【英】罗尔德·达尔	114
烟头之证 / 【日】大谷洋太郎	122
闹鬼的玩具屋 / 【英】M.R. 詹姆斯	134

塔楼中的房子 / 【英】E.F. 本森	143
古宅疑踪 / 【美】E.S. 加德纳	153

魅影情杀

玫瑰的诅咒 / 【日】松本清章	168
寻找凶器 / 【日】江戸川乱步	176
妻子的画像 / 【英】马佐·德拉·洛奇	184
致命博物馆 / 【美】唐·奥尔森	194
阴影角落 / 【英】玛丽·布拉登	203
波西米亚箱子之谜 /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215
模特儿 / 【英】克莱顿	229

死亡噩梦

电梯鬼魂 / 【英】特里·迪瑞	242
杀人的电影录像带 / 【英】奥克基特·德莱思	246
死亡的气味 / 【日】阿刀田高	255
蛇 / 【日】阿刀田高	265
地狱之旅 / 【英】哈兰·莱林	278
惊魂过山车 / 【美】斯蒂芬·金	284
桌边的尸体 / 【美】塞缪尔·亚当斯	294

离奇谋杀

车祸 / 【美】C.B. 吉尔弗德	300
柳树对我说 / 【英】约翰·梅哈尔	310
圆脸男人 / 【美】霍灵·曼彻斯特	317
血型杀人 / 【日】甲贺三郎	323
恐怖夜 /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335
地窖里的东西 / 【美】戴维·H. 凯勒	347
灵魂附体 / 【美】唐·奥尔森	355

神秘失踪

丢失了的父亲 / 【日】渡边温	366
消逝于湖上 / 【美】欧内斯特·萨维奇	370
突然消失的人 / 【美】约翰·米尔顿	383
陈情书 / 【日】西尾正	395
记号 / 【日】铃木光司	406
寻宝游戏 / 【美】艾勒里·奎恩	418

局中局

遇上麻烦的男子 / 【美】唐纳德·霍尼格	432
一念之间 / 【美】劳伦斯·布洛克	438
被窃的信 / 【美】爱德华·爱伦·坡	447
手杖上的刻痕 / 【英】马西阿斯·麦克杜奈尔·鲍特金	457
谁来救救安琪儿 / 【美】康奈尔·伍尔里奇	465
自寻死路 / 【美】唐纳德·奥尔森	477
奇怪的鞋 / 【英】麦凯尔·因纳斯	488

墓地笔记



消失的教堂执事

【英】狄更斯

小镇上悄悄流传一个关于教堂执事盖伯·鲁布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在老修道院里，都备有教堂执事和挖坟工，以便于举行宗教仪式。既然要在墓地里工作，想必身边一定很多东西都与死脱离不了关系，而且他们也应该是悲观、冷漠的人。但其实他们是世界上最简单、最单纯的人。其中的一个教堂执事就是盖伯·鲁布。他并不像那些开朗的同行从业者，除了一瓶柳条编织的酒瓶，他没有任何亲人和朋友。

盖伯精瘦的身体装在已经油黑的马甲中，满脸怒容恶意，无论是对谁他都是皱眉以对，好像想用他邪佞的眉头绞死那些快乐的人。这让所有见过盖伯的人觉得没有人能比他更般配执事——这个与死人打交道的职业了。

某年的圣诞夜让盖伯的心情更糟糕，因为他必须在天亮前挖好一个墓穴。“该死。”他恶狠狠地诅咒，拎起铁锹和灯笼向墓地走去。老街的街道弥漫着厨房飘出的饭香味儿，包揽着从窗户透出壁炉的温暖火光，混合着人们欢乐的笑语显得格外温暖，可这一切都不属于盖伯。看到这些的盖伯更加恼怒，频频加快步伐朝墓地走去。对他而言墓地也许更能让他舒服。

盖伯故意转向阴暗的巷子里，尽量以快乐的心情到达悲凉的墓地。路途中，盖伯听见一个男孩子大声唱着欢乐的圣诞歌曲，他愈听愈火大，心情更加阴郁。男孩儿显然是在赶路，也许是急着去参加老街上举行的派对，也许是想找个人陪伴，他以高分贝的音调扯着喉咙，用尽所有肺部的力量大声歌唱。盖伯厌烦地叹了一口气，然后闪进角落里，等男孩

走到近前用灯笼敲了男孩头部几下。男孩胡乱挥舞着手，以保护突然受攻击的头部，然而嘴里却不停地高高低低地唱着。盖伯看了之后，偷偷地笑了起来，然后转身跑进教堂院落的墓地，将门锁了起来。

盖伯戏弄男孩儿的喜悦还没褪去，所以他挖了一小时的结霜土地也没有惹恼他，虽然当天的月光不强，但仍然让教堂笼罩在阴森、诡秘的气氛中。最后，他终于挖了一个足够深足够大的墓穴，他看着墓园，流露出一股阴森的满足感。他一边收拾工具，一边自语道：“干哑的嗓音喃喃唱道：你一个人的大床啊，你一个人睡！不管你是美人儿还是绅士，你都要在这里住下，那时，蛇缠住了十字架，那时，黑云遮住了太阳，那时，枯枝上落满乌鸦，你的身体终将成为蛆虫的美食！哈，蛆虫的美食！”

盖伯坐在平整的墓碑上笑着，拿出他随身携带的酒瓶说：“圣诞节送来的棺木多么像圣诞礼盒啊！”

“哈！哈！哈！”一阵距离他不远的笑声也跟着响起。他故作镇定地放慢咽酒的喉咙，紧张地四下张望。最大的那个墓穴显得有些异样，不像以往那么安静。这时盖伯感觉越发的冷了，不知什么时候吹起的阴风让他不住地打颤。树枝和枯草一高一低地哭叫，墓园中最古老的墓碑闪着冷冷的寒光，墓地上的雪已经风化得酥脆坚硬，平整的像是覆盖尸体的白布。盖伯的思维似乎也冻僵了，愣愣地看着周围的墓穴。

“是回音，是回音。”盖伯努力安慰自己。可是心脏扑扑跳着告诉他：“那不是回音！”惊讶与恐惧让可怜的挖坟人的脚有几千斤一样无法挪动。突然一个尖邪的声音说“那不是回音。”盖伯惊恐地将身体转向那个声音。

“啊！”盖伯惊叫。在离他最近的墓碑上坐了个恐怖诡异的东西。他一定不是人类！这是盖伯的第一直觉。

此时，那个最古老的墓碑上坐着一具神秘诡异的可怕东西，他短小的上身搭配的却是奇长无比的腿，卷曲的鞋尖缠成好几个圈。头上一根头发也没有，却长着四个犄角，脸上刻着奇怪的符咒，眼眶里没有眼球却闪着可怖的光。卷曲分叉的舌头往外吐，他对着挖坟人诡异地笑，露出尖利的獠牙。那可怖的样子分明就是个妖精。

“那可不是回音。”妖精怪笑着说。这时的盖伯已经吓得不能动弹。
“你在这美妙的圣诞节之夜来这里做什么？”妖精尖锐诡异的声音足以

说明地狱的恐怖。

“我，我来挖一个墓，墓穴。”盖伯颤颤地说。

“什么样的人会在圣诞节之夜流连在教堂的墓园？”妖精对着黑压压的天空喊叫。

“盖伯！盖伯！”四处竟传来一阵疯狂的齐声唱喝，声音充满整个教堂院落，盖伯却看不到那些唱和的怪物。

“你那个牛皮酒囊里头装的什么？”妖精询问。

“朗，朗姆酒。”这个挖坟工全身颤抖不已。

“哈！哈！哈！”静寂的墓地从四下传来无数的怪笑。

“谁会独自一人喝朗姆酒，还是在圣诞节的夜里？嘻嘻。”妖精尖笑着问。

“盖伯！盖伯！”那些疯狂的合唱依旧折磨着挖坟工。

妖精用他空空的眼眶对看着这位吓坏的挖坟工，大叫：“那么谁又是我们垂涎不已的礼物呢？”

疯狂的合唱回应着这个询问，那重复不变的歌词“盖伯”。

像澎湃的海浪让挖坟工五脏六腑都在震荡。此时妖精张着那扯到耳边的嘴巴笑着问：“盖伯，你说该怎么办呢？”

这个挖坟工顿时倒抽一口气。

“那么，你是默认这个说法咯？”妖精一边询问，一边伸展他那分叉的长舌头。

“这……这……”吓得半死的挖坟工回应。

“我们的盖伯要说什么呢？哈哈哈哈。”妖精大笑。

“不，不行啊，墓地，先生，我得挖坟墓啊。”挖坟工磕磕巴巴地回答。

“挖墓穴？哈哈哈哈，”妖精说，“圣诞节的黑夜谁会在这挖墓地？”恐怖合唱再度响起：“盖伯！盖伯！”

“可是我们真的需要你哦。”妖精将舌头往前伸长，舔了舔那张丑陋可怖的脸。

“你的朋友不会认识我的，不会的。”心中充满恐惧的挖坟工回答。

“哈哈哈，他们怎么会不认识盖伯呢？”妖精回答，“那个整天皱着眉头、恶狠狠地咒骂别人的盖伯，他们怎么会不认识呢？那个整天跟

死人打交道看不得别人笑脸的盖伯，他们怎么会不认识呢？哈哈哈哈！”妖精尖声大笑着，把盖伯的耳朵都快震聋了。妖精挥动身上的黑袍“嗖”的一下飞到盖伯身前。

“我……我得离开了，求你了，放我走吧。”挖坟工一边说着，一边试图找机会逃跑。

“你要走？”妖精大喊，“那个挖坟工要离开我们！”

当妖精大叫的时候，教堂出现刺眼的亮光，仿佛所有建筑都被点燃，亮光又瞬间消失了。教堂的风琴竟自己演奏起来，寂静的墓地忽地涌进无数的小妖精。他们在墓碑上跳来跳去，那个和盖伯说话的妖精跳得特别快，其他妖精根本追不上他。风琴弹奏的声音越来越大，小妖精跳得也越来越快。小妖精们疯狂的样子吓得盖伯倒在地上，只能瞪大双眼惊恐地看着在头顶嗖嗖飞过的怪影，快速移动的影子看得他头晕眼花。此时带头的妖精猛地冲到盖伯身边，用手圈住他衣领，盖伯感觉自己快速坠落，速度快到让他无法呼吸。当他终于感觉停止下坠时，他发觉自己已经不在原来的世界了，这里像是洞穴，但又无边无沿，黑洞洞的看不到尽头，大堆的火焰悬空燃烧，洞穴的中央有一把高椅子，在教堂遇见的妖精就坐在上头，无数面目狰狞的小妖精聚在四周。盖伯已经完全失去移动的能力。

“今晚可真冷啊，快给我拿杯热饮来。”这个妖精就像妖精国度里的大王，指令一下达，小妖精们就马上又殷勤地带着热腾腾的饮料回来，将饮料呈给国王喝。

“真暖和啊，”大王说，“也帮盖伯拿一杯吧。不，是拿杯更温暖的，嘿嘿嘿。”他邪恶地笑着，连火焰都燃烧得更剧烈了。

可怜的挖坟工试图拒绝国王的热饮，但显然不行，小妖精们掐住他的嘴硬生生灌下了滚烫的热水。挖坟工流下痛苦的眼泪时，小妖精们哄笑起来。妖精大王抖了抖身上的黑袍，继续说：“该给我们的客人看看世间让人伤心的画面啦！”国王妖精话音刚落，原本黑暗的洞穴深处渐渐发出亮光，上面出现了图像：一间狭小却整齐干净的农舍里，母亲系着围裙在厨房准备晚餐，壁炉旁一群孩子在嬉闹追逐。大一点的姐姐照顾着摇篮里的弟弟。母亲偶尔会踮脚向外张望，仿佛正在等待什么。一阵

敲门声响起，母亲打开门，原来是孩子的父亲回来了。小孩们全都围着他，嚷嚷着要抱。父亲看起来很疲倦，但还是抱起孩子，跟他们疯闹。这是一幅幸福的画面。

突然，这些画面转变成了卧室里的场景。最可爱最漂亮的那个小男孩奄奄一息，小男孩脸颊上的玫瑰色消退了，眼神越来越黯淡，男孩儿的嘴里似乎在呢喃什么。哥哥姐姐们哭哭啼啼地围在男孩儿身边，看着他一点点失去生命的活力。最后，男孩儿闭上眼睛离开了人世。这些画面快速旋转变成大漩涡，不一会儿又恢复平静，场景的主题再次变化。

此时画面中的父亲与母亲已经老态龙钟，家里没有什么亲人在身边，可是只要两位老人坐在椅子上聊聊过往的那些事儿，笑容就会出现在他们慈祥的脸上。不幸的是，老父亲也安详过世了，为他送葬的那些人的眼泪滴在墓园的土地上，他们悲伤却不绝望，因为他们知道大家早晚都会在美丽的天堂再次相遇。

画面停止了，妖精大王转头向盖伯询问：“你有没有什么感想？”盖伯愣愣地只说了几句“真是美好的画面”之类的话来敷衍妖精大王。

妖精大王生气地看着盖伯，大叫：“真是个可恶又可悲的人啊！”

妖精大王被这个挖坟工气坏了，于是挥舞起双手狂打盖伯。妖精大王一动手，其他小妖精们立刻围住这个可耻的挖坟工，毫不留情地海扁他。对于这些小妖而言，大王要打谁，他们也绝不手软。

“看来，我们的客人还是没有醒悟啊，再给他多看一些吧。”妖精大王说。此话一出，那片黑暗的洞穴变幻出一幅美丽的场景：古老庄严的教堂，清晨柔和的阳光透过树叶落在草地上，天空中的白云悠然地飘过，河水清澈极了，甚至可以看清水底鹅卵石上的花纹，在阳光的照射下河水像宝石一样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多么愉快的早晨啊，就连鸟儿也来歌颂它了。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墓地里的花儿都绽放笑脸。大家都带着迷人的微笑，仿佛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情都被他们赶上了。

“看你呆滞的样子，还是没有领悟吗？”妖精大王用轻蔑的语调询问。他再次命令那些小妖精攻击盖伯。画面不断地变化，盖伯虽然被小妖精们打得浑身剧痛无比，但他的眼睛没有从这些画面上移开，盖伯不舍得错过这些温馨的场面了啊。原来辛勤工作的人们以劳力换取贫乏的物质

享受，虽然劳累却可以很快乐；没有什么学问的裁缝可以从顾主满意的表情中汲取信心；他看见虽然人生充满挑战和困难，但是人们仍然无所畏惧；那出自上帝之手的最柔弱的女人，却有着能抵抗一切苦难的伟大的爱。可是，在这些画面中有一名好似他自己的男人，他对大家的快乐愤怒不已，与这个美好的世界格格不入。

画面不停地变化，小妖精一个一个地从盖伯身边消失，当所有的妖精都看不见时，盖伯也进入了梦乡。

当盖伯醒来时，天早已亮了，他发觉自己躺在教堂院落平整的墓碑上，身旁柳条编织的酒瓶，散落一地的外套、铲锹与灯笼全都被前晚的霜雪覆盖了一身，在他面前竖立着他第一次见到小妖精时所站立的石头，昨天他所挖掘的墓地就在不远处。一开始，他怀疑昨晚的奇遇只是一场梦境，但是当他试着起身时，肩上剧烈的疼痛告诉他，小妖精的拳打脚踢绝对不是一场梦。

盖伯想想自己以前的样子惭愧得要命，发誓要改过自新，再不做那个令人厌恶的乖戾执事了，他觉得自己没有脸面再回到镇子里，犹疑了一会儿，最后决定到其他地方另谋出路。

当天，人们在教堂院落只发现了执事的灯笼、铲锹与柳条编织的酒瓶，可是执事本人却消失了。

关于这个执事的神秘消失，一开始出现诸多猜测。许多人信誓旦旦地说，他是被魔鬼掠去做了奴隶；还有的说他乘坐在一匹半盲的有狮子的臀部与熊的尾巴的栗色马背上，于天空驰骋而过。

好笑的是，这么一个让人猜测不断的精彩故事却被盖伯自己给破坏了，因为在10年之后，身染风湿病、衣衫褴褛的盖伯回到了镇上。

与人们记忆中的盖伯不同，现在的他一脸知足愉悦，他将自己那天之后发生的故事告诉了教堂牧师与镇长，大家渐渐地接受了他的故事版本。但是传播这个故事的人们为了取信他人，他们假装努力解释在小妖精洞穴里所目击的整个事件过程，于是执事的故事越传越神了。

记住，千万不要一个人在圣诞节晚上阴沉地喝闷酒。如果你也和盖伯一样的乖戾阴沉，也就难保他碰到一些难缠的妖精，或是遇到一些无法证明的诡异经历，就像盖伯在妖精洞穴所见所闻一般。切记！

守墓人

【美】M.R. 詹姆斯

这个关于鬼怪的故事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冬天里的故事》中那个叫马米利尤斯的孩子讲述的。他在给宫廷侍女们和他的母亲——皇后讲这个故事时，国王带领侍卫走了进来，把皇后投进了监狱。这个故事没有讲完马米利尤斯就死去了。这个故事的结局会是什么样的呢？毫无疑问，莎士比亚很清楚，我也斗胆地说一句，我也知道。这其实是个很普通的故事，大家很可能已经听过。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讲完这个故事。以下就是我要讲的故事。

有一个男人住在教堂墓地里。他住的房子有两层，第一层是石头砌成的，第二层是木材建筑。房子的前窗面向大街，后窗冲着教堂的墓地。以前这所房子是教区牧师的住所，但是（此时正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牧师结婚后需要更大点儿的房子居住。况且他的妻子也不喜欢晚上从卧室的床上远远看到墓地（据她所说，她能看到），起初牧师不理睬她所说的话。但她一直喋喋不休地让丈夫永无宁日，直到牧师答应搬到村上的大房子里。这所老房子就给了鳏夫约翰·普尔。约翰·普尔已经上了年纪，村里人说他有点神经质。

这是很有可能的：他有些时候还真有些病态。当时，人们都是在夜里举着火把为死者举行葬礼的。人们注意到不管葬礼在什么时候举行，约翰·普尔总会站在他房子的窗前观看葬礼，要么是在楼上，要么是在楼下，这要视在哪个方位能看得更清楚些而定。

这天晚上有一位老妪将要被下葬。她人还不错，却不被这里的人所喜欢。村民说她不是基督徒，像施洗约翰节前夜和万圣节这样的夜晚，她从来不在自己的家里。她的眼睛是红色的，没有人敢看她一眼，就连乞丐都不会上她家去行乞。然而，她死后却给教堂留下了一袋钱。

这个老妪下葬的那晚天气很好，没有风暴。但是要找抬棺和持火把的人却大费周章，尽管死者生前留下了一笔比别人还多的钱来安置自己的葬礼。她只被织品简单地殓葬，连棺材都没有。除了必须到场的人之外，还有在自家窗前观看的约翰·普尔，再也没有别人来参加葬礼了。就在人们填上坟墓之前，牧师弯下腰在死者的身上撒了些东西——这些东西叮当做响——边撒边低声说：“让你的钱随你去吧。”仪式结束后，牧师就迅速地和其他在场的人离开了，只留下一个持火把的人为教堂司事照亮填坟。这些填坟的人也都草草了事。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到教堂做礼拜的人对教堂司事很不满，说那座坟是墓地中最凌乱的一个。的确如此，他亲自去看了一下，就连他自己也觉得这是填的最差的坟墓了。

从这天之后约翰·普尔就带着古怪的样子，有一点儿兴奋也有一点儿紧张地四处转悠。他不止一次地在小酒馆消磨时间，这跟他往常的习惯大不一样，而且他还时不时地跟聊天的人透露说自己继承了一点小钱，想在别处找一所更好的房子。

“哦，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有一天晚上铁匠说道，“我不应该那么关心别人的住所，我可能是整晚都在想些奇特的事情。”

酒店老板问铁匠到底是什么奇特的事情。

“哎，好像有人在爬约翰·普尔住的那所房子，”铁匠说，“我不确定——老太太威尔金斯上个星期的今天刚被下葬，是吧？”

“好了，我觉得你或许应该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吧，”酒馆老板说，“对约翰·普尔来说，这可不大妙呀，难道不是吗？”

“约翰·普尔不介意的。”铁匠说，“他早就知道了。我只是想说我不会选择住在那里的。举行葬礼时人们会点起火把，并敲起丧钟，可是人们走了以后就只有那些坟墓孤零零地伫立在那里了。他们说在墓地里看见过灯光——普尔，你以前看见过灯光吗？”

“没有，我从来都没有看见过什么灯光。”约翰·普尔闷闷不乐地说完，